

周正 著

冰山雪岭 两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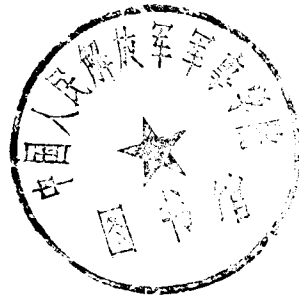
中國展望出版社



2 041 1998 9

冰山雪岭两千年

周正 著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五月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迄今为止描写中国登山运动的较细致、较完整的书，可称为一部中国登山简史。

作者以亲身的体会、生动入微地描绘，再现了我国登山健儿攀登一个又一个陡峭山峰的壮丽雄伟画卷。读后，将为登山健儿的精神所鼓舞，并对祖国大好河山充满热爱。

本书的出版发行也将引起国外登山家们的广泛兴趣。

冰 山 雪 岭 两 千 年

周 正 著

*

中国地质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白塔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4印张 85.6千字

1983年5月 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1—4,000册

统一书号：11271·049 定价：0.45元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多山之国，而且是一个多高山的国家。有地球上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

在祖国的辽阔疆域里，万山重叠，群峰争翠，世世代代为我国各族人民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并成为抵御外来侵略的天然屏障。那气势磅礴，晶莹瑰丽的冰峰雪岭，那悬峰遮天，峭壁千仞，瀑飞泉流的奇观妙景，又吸引着古今中外的墨客骚人攀登游览，吟诗作画，留连忘返。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登山活动的国家之一。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的旅行登山家们就已多次攀越海拔六千米左右的葱岭了。迨至唐朝，我国登山活动不仅很普及，而且已有一定的高难度。据有关文字记载，我国古代的登山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公元前两世纪到隋唐；从唐朝到新中国诞生前的整个历史时期。

1955年新中国诞生了第一代登山运动员，从欧洲引进了现代登山运动的技术和装备。次年即组成了第一支中国登山运动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登山成绩。1960年我国登山运动员首次从东北山脊路线成功地登上了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中国的登山运动快步地跨入了世界登山运动的先进行列。与此同时我国群众性的登山活动，其中包括结合专业生产实习性的登山活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汉、晋和北魏时代我国最早期的登山活动	
(公元前200年——公元518年)	(1)
第一节 汉代(公元前200年——公元280年)	(3)
第二节 东晋(公元317年——420年)和北魏	
(公元386年——543年)的登山活动	(11)
第二章 唐代的登山活动(公元618年——907年)	(16)
第一节 民间的登山活动	(16)
第二节 唐代的著名登山家	(19)
第三章 元、明时期的登山活动	(32)
第一节 马可·波罗的新发现	(32)
第二节 明代出色的登山旅行家徐霞客	(34)
第三节 “布林结”与“拴马扣”	(39)
第四章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年代的登山活动	(41)
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登山运动	(43)
第一节 “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与新中国的	
登山运动	(44)
第二节 中国第一支登山队的诞生	(54)
第三节 1958年的进展	(62)
第四节 向世界最高峰进军	(70)
第五节 积石山上的“新星”	(84)
第六节 创女子登山记录的1961年	(86)

第七节	向地球上最后一座八千米“挑战”	(89)
第八节	基层登山运动的又一成果	(105)
第九节	七十年代的中国登山运动成就	(106)
第十节	历史的见证	(112)
第十一节	踏破天山万年雪	(113)
附 录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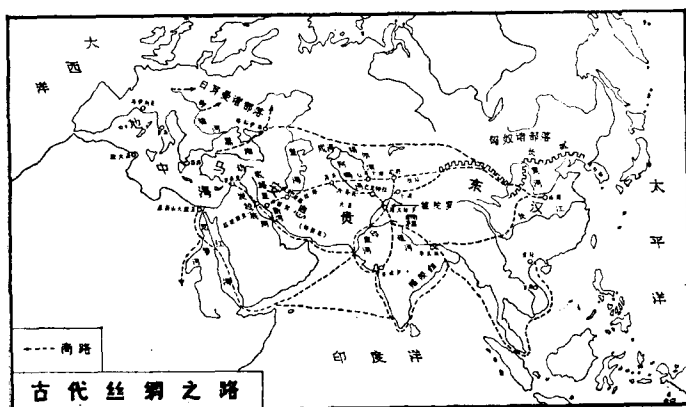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汉、晋和北魏时代

我国最早期的登山活动

(公元前200年——公元518年)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多高山的国家，山脉和丘陵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我国各族人民很早就与山脉打交道，为了突破关山阻隔，运用各种方法与邻国甚至欧洲，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交往。远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关于我国山脉，山区和登山活动以及高山病症的文字记载。而这些都成为世界上关于登山活动的最早文献。



古代“丝绸之路”

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中国的丝绸和丝织品就已通过中亚的帕米尔群山输出到了欧洲。随后，有人又输出了磁器、铁以及炼铁术。那时希腊人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塞里斯”就是丝国的意思。

西汉时期，我国还曾把凿井术、铸造铁器和兵器的技术通过帕米尔高山区传到了中亚各国。作为交往手段的登山活动，随之发展了起来。

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满载丝绸、磁器和铁器的马帮商队，沿着渭水（今陕西的渭水）流域向西走，经过河西走廊，到达塔里木河附近的通道（今新疆的塔里木河）。在疏勒（今新疆的喀什市）或者在莎车（今新疆的莎车县）以西的地方翻越葱岭大雪山，然后再经大宛（今苏联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盆地）和康居南部（今撒马尔罕附近），向西经过中亚细亚到达地中海东岸。然后再由当地的商人转输到地中海对岸的古罗马等。这就是当时东西方主要的交通要道，闻名古今中外的“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它是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往的主要通道。

当时的“丝绸之路”，十分艰险。翻高山越峻岭，要与高寒山区无常的气象以及狂风、缺氧、滑坠、雪崩、雪盲和高山病等作顽强斗争，有的付出了宝贵生命。尤其是翻越帕米尔葱岭雪山时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更大，堪称早期世界登山活动的丰碑。

第一节

汉代（公元前200年～公元280年）

（一）司马迁

司马迁（约生于公元前145或135年），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学家，自幼喜爱登山旅游。从他的著作和后人对他事迹的记载中，可知他走遍了我国的名山大川。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司马迁写道：“……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一段非常清楚地说明

他游览过江淮一带，到过浙江登过会稽山和湖南的九疑山，也登过四川境内的山并去过云贵高原。还游览过湖南、湖北和山东一带的名山大川。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中提到在很早以前的黄帝时代就已有入登泰山等五岳的记载。

司马迁周游名胜古迹，深入民间察访民情，了解习俗，搜集并整理了



司马迁

大量的传说和史料。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104年——91年）他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太史公书》，后人称之为《史记》。司马迁之所以能著成《史记》，是与他多年的登山旅游活动分不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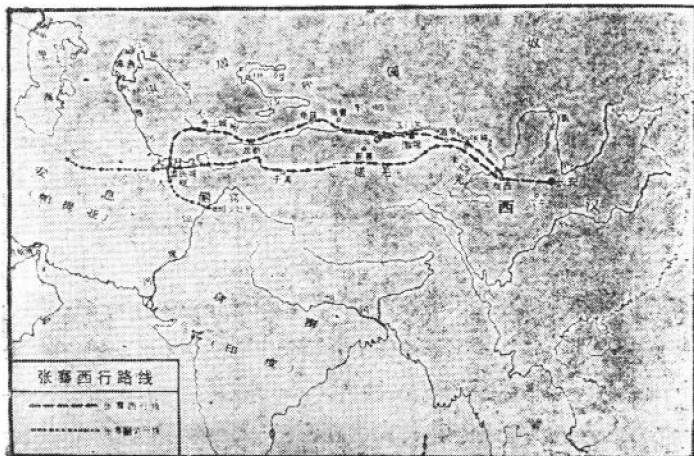
在这部两千年前的宝贵史书中，就明确记载了天山、昆仑山、雪山和葱岭等我国西北高山区山脉的名称和位置。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登山和旅行文献中，追述这些山脉的历史时都引用《史记》上的记载，《史记》成为世界上关于这些大山脉记载的最早期文献。

（二）张 骞

张骞（？——公元前114年），西汉成固人（今陕西城固）。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我国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汉武帝，为了联合当时西域三十六国和更西方的大月氏和大夏等国共同防御和抗击一直威胁汉朝西北部边疆安全的匈奴，发展与西域诸国的友好关系，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陕西汉中的张骞应募西征，张骞当时已是一位著名的登山探险家，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在经过匈奴区时不幸被俘，拘禁了十年之久，直到公元前128年才得走脱，他们越过了千里冰封的葱岭到达了大宛，又经康居（今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到达了大月氏，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在返回汉朝的途中，再一次被匈奴人拘禁了一年多，由于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得以脱身，公元前126年他回到长安（今西安）。张骞出使西域时，副使堂邑父等一百多人随行，但在翻山越岭，尤其是攀登葱岭雪山和通过匈奴地区时，死伤了大部分，回到长安时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人。张骞等人能够打通从长安到大月氏的通道，途中能战胜万水千山，

生还汉朝，带来西域各国的讯息，从而促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真是人类史上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这段路程的艰险情况，在《汉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往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一段文献中提到的蒲昌海又名盐泽，就是今天新疆东部的罗布泊。古葱岭河是今天的喀什葛尔河，于阗河是今和田河，合流后即今塔里木河。在下面所讲的积石是今天青海省的积石山，这里讲的河即黄河。但原文所提“皆以为潜行地下”这种说法在唐以后才知其是错误的。

但是，张骞第一次出使，并没有达成汉武帝联合西域诸



张骞西行路线

国抗击匈奴的目的。于是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再次令张骞为首领出使乌孙国。组成了包括三百人的探险队，并接受了上次教训，给每人配备两匹马，牛羊一万头，金帛货物价值一万两。这样一个庞大的探险队翻越“南山”，即今天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葱岭的总称。他们越过千里雪山，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是一件非常艰苦的活动。他们在抵达乌孙国后，张骞又分别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和大夏等国。这一带地处帕米尔和天山高山区，真是山前有山，山后还有山，山连山，山重山，千里冰封，万里雪山。到过中亚帕米尔高原的人，想一想两千年前张骞等人开辟这一条险路是多么不易啊！

从此，汉朝与这些西方国家开始了正式的交往。沿着这条通道，汉武帝派出许多使节到安息（当时的波斯，今天的伊朗）身毒（即印度）、奄轩（在威海与里海之间）、条支（是安息的属国、在波斯湾的西北岸，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二河会合处）、黎轩（亦称犁轩，即大秦，这里是指当时属于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国去。这样，汉代文化广泛地传播到了遥远的西方，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化引进了中国。

（参阅张骞通西域路线图）

在这东西方大道打通以后，又经过了几十年的经营，到汉宣帝时代（公元前 59 年）又派遣司马使到鄯善以西数国（鄯善当时西域国名），从而使敦煌为中心的中西交通枢纽形成。当时由敦煌西行分为两条大道：一条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至于阗（今和田）；另一条北道是沿天山南麓至疏勒。另外，从哈密向西也分为两条道：一是从天山南麓西去，会合北道至疏勒；一是沿天山北麓西去大宛、康居。而从疏勒向西又分成两路，一路向西南经大月氏、大夏去安息。另一

路向北经大宛、康居以至奄蔡。这些道路都是西汉以来中西交通干线，特别是疏勒向西南行的那条路，又是通往印度、西亚乃至欧洲大陆的通路，

这条通道完全在天山、昆仑山、祁连山和帕米尔高原上的峰峰岭岭间通过，这些山脉都在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积雪终年不化。当时张骞以及他的后继者所攀越的山岭高度约在海拔五~六千米。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的先人能够多次攀越海拔五~六千米以上的冰峰雪岭，实在是人类登山史上的重大事件。

这里顺便提一件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事。1958年8月28日，应苏联登山协会的邀请，中国与苏联的登山运动员在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扎艾莱山区，以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为目标进行共同练习。当时为登山队担任马倌（即饲养员）的苏联吉尔吉斯民工契雅巴尔德，在驱赶马时所用的呼唤口令（前进，停止和后退等）简直与中国北方使用的一模一样。我问马倌契雅巴尔德，他说苏联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甚至乌兹别克一带使用马、骡和驴的口令几乎都一样。这到底是中国人从西域学来的呢？还是西域人从中国学去的呢？

后来，在登山活动结束后，中国队员应邀在奥什（Ош）——“通向帕米尔的大门”郊区参观“红旗”集体农庄的西瓜地时，农庄主席指着看守瓜地的瓜棚说：“这是我们祖先从中国学来的，现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语称它为‘棚子’（Пэн-за）”，其发音与汉语无异。他又指着长势很高的高粱地说：“这也是从中国学来的高粱（Гаолян）”，这个发音与汉语中的高粱完全一样。指着公路旁的谷子地说：“这是Чюмиза（小米子）”，其发音就是汉语中的小米子。接着他又指着象中国

北方那样的土坯房说：“那是Фанза”，其发音与汉语的“房子”两字完全一样。看来完全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虽然他们和我们对这些同音又同意的，与汉语相同的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方言没有作过专门的考证。但从远在汉代我国文化就已传到了西域的史料中，得到了生动的证实。

由此看来，张骞和他的后继者们不但是中国和西方各国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使者，而且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打通东西方高山区要道的中国古代的登山探险家。

(三) 班 超

班超（公元32~102年）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名将。东汉永平16年（公元73年），奉命出使西域，率领由三十六人组成的使团再次西行。他们在西域先后停留了三十一年之久，不但加强了汉代中国与西域诸国的关系，重新打通并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在此期间，他还派副将甘英翻越帕米尔高原的千山万岭前往大秦国（古罗马）。甘英到了条支国的西海岸边（今波斯湾）。由于过去安息国（即波斯，今伊朗）一向是从中国商人手中买得丝和丝织品，再转手与罗马人交易，获利达数十倍之多，因此安息人千方百计地阻止汉使节去大秦。当时中国与波斯、印度、阿富汗等国之间的往来以陆地为主，那时虽有航海，但海运十分危险。大秦和天竺（古印度亦称天竺）等国都积极要求打通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山的冰峰雪岭，与我国直接贸易，直到166年大秦（罗马）商人才克服了千难万险来到了东汉，代表大秦王向汉桓帝赠献了礼品，这时从中国到罗马，越过万水千山的交通大道才算重新打通。

班超和他的随员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们为了打通中西通商大路而翻越葱岭、帕米尔群山峻岭，历尽了艰险，他们不愧是我国早期著名的登山旅行家。

(四) 杜钦与王凤

杜钦是汉成帝（公元前32年—前8年）时代的大将军武库令。王凤是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相当于丞相职务）。在《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一章中记载了杜钦向王凤（？——公元前22年）上书，提出要求不派将使出罽宾（音chi pin，今天的阿富汗、克什米尔一带），其主要理由是通过这一带高山时危险太多，原文是：“……起皮山南……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隘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阬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这一段文献中生动地叙述了当时通往西域以及印度的山路难险情况，大意是，越过皮山（phi-shan）之后，接着就越大头痛山和小头痛山，这两座山看来当时还没有名称，但人们一登上去就头痛。而其中一座山必然高，因而使人严重头痛，另一座头痛轻一些称小头痛山。然后再攀两个大坡（在我国甘肃、新疆一带称大山坡为大阪），一个是赤土坡，另一个是身热坡，说明一山又比一山高，当人们登上身热山坡时，已是浑身发烧面孔发白，而且头痛得更厉害，还要呕吐，不但人受不了，连牲畜也难忍受这高山缺氧所引起的高山病害。这还不算，还要攀越更危险的三池和盘石两个大山坡，但这里山路险峻，路宽不过一尺七、八寸，而且这种陡险的羊肠小路连

续达三十里之长，两边是万丈深谷，登山者们这时必需要用绳索相连，保护前进，从这里再走两千多里才能到达印度。而通过这条险路时，万一不慎，人畜只要一滑坠下去，那就会粉身碎骨，连影子也难以找到，其艰险情况，难以形容。

在这一段记载中，古代的这两位大将军，不但生动地形容了这一段山路地形的复杂难走和危险，而且还提到了当时（两千多年前）人们已经使用绳索在通过危险地带山路时互相进行保护。这与现代登山运动中人们使用登山绳进行保护的措施是多么一样啊！两千年前中国早期登山家们的登山技术已有了一定的水平。

然而，在这一段记载中，使中国和外国的登山家和高山生理高山医学家们感到兴趣的是，记载了世界上最早关于“高山病”的症状史料，请看，人们在上山过程中，随着攀登高度的逐渐增加，空气中的氧气也就逐渐减少，人们从小头痛到大头痛，又发烧，进而更加难受并发生呕吐等现象。当时虽然人们还不懂得这是由于高山缺氧所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但是他们却极为形象地描述了高山病的各种症状。日本已故著名登山家深田久弥在他所著《喜马拉雅高峰》一书中，英国当代著名高山生理学家迈克尔·沃德(Michael Ward)在他所著《高山医学》(《Mountain Medicine》) 1975年7月伦敦出版)一书中，都引证了我国《汉书·西域传》中的这一段史料，认为这是世界上关于高山病症状最早的文獻。

上述史料中所讲的罽宾(Chi-Pin)，包括阿富汗、犍陀罗，克什米尔及印度河上游的地区。犍陀罗是指克什米尔地区。皮山(phi shan)就是今天塔里木盆地的和田与西藏高原中间的喀喇喀什山口。而三池和盘石阪则是今天喀喇

昆仑山的一段陡险的山路。这一段记载又是描述我国早期已有高山登山活动的重要文献。

第 二 节

东晋（公元317—420年）和 北魏（公元386—543年）的登山活动

东晋时代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当时我国的登山活动大多作为佛事活动而发展的。这一时期我国的登山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山间地形，气象等高山区特点都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代表人物和生动事迹也很不少，其特点是对于高山气象、地貌、高山病症状等专项学科有了独特的观察。

（一）法显的事迹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名僧法显（约337～422年）平阳武阳人（今山西襄垣县）。中国僧人到古印度留学的先驱者。他感到“经律舛缺”，随偕同学慧景、道整、慧达和慧嵬等一行五人，从长安（今西安）出发向西行，目的地是印度。他们渡流沙，越葱岭，遍历北、西、东天竺等地，最后到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直到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才回到中国，他们在途中和在国外度过了十五年，著有《佛国记》，《法显行传》等书。记录了他们从长安出发后的万里征途，翻越葱岭千里雪山，通过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地区雪山，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甚至喜马拉雅山脉的实况。

在《法显行传》中，描述葱岭山时写道：“葱岭山，冬